

麦兜今昔

周德东 写的



作家出版社

美今
今美

周德东 写的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美兮美兮/周德东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9. 5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689 - 4

I. 美… II. 周… III. 家庭教育 IV. G7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50459 号

美兮美兮

作 者: 周德东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 罗静文

装帧设计: 刘 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京北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180 千

印张: 20 插页: 1

印数: 001 - 20000

版次: 2009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689 - 4

定价: 29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CONTENTS



- 序：一个孩子的童话童年 · 001
1998 · 虎——玉兰花满世界盛开 · 003
1999 · 兔——人生第一步 · 015
2000 · 龙——难忘的婴儿音 · 027
2001 · 蛇——爱你没有为什么 · 051
2002 · 马——什么第一重要？ · 098
2003 · 羊——人小鬼大 · 116
2004 · 猴——鸟言兽语培训班 · 131
2005 · 鸡——百亿老爸 · 156
2006 · 狗——人生不是下棋 · 177
2007 · 猪——小尺寸的家 · 227
2008 · 鼠——万里走单骑 · 242



序：一个孩子的童话童年

感谢你阅读此书。

现在，我不是一个作家，而是一个父亲。

或许，我们住在同一个小区，傍晚，我们带孩子出来玩的时候遇见了，两个孩子一台戏，让他们嬉戏去吧，我们坐在长椅上聊起了孩子；或许，我女儿和你的孩子在同一个班，下午，我们去接他们，离放学还有一点时间，我们就在树荫下聊起了孩子；或许，我们是网友，夜深人静，宝贝熟睡了，我们在某个爸爸妈妈的论坛里聊起了孩子……

我对你讲起了我女儿周美兮的故事，可笑的，可爱的，可气的，可恼的，可喜的，可叹的……我想，你会喜欢上她。

实际上，这是美兮0-10岁的成长日记，也是我耗时最长的一部书。它是幽默的，也是悲伤的；是教育的，也是反教育的；是纪实的，也是童话的……

很多报刊，比如《中国教育报》、《华夏时报》、《意林》、《格言》、《演讲与口才》、《智慧少年》、《幸福》、《花生文摘》等等，都登过美兮的故事，大部分跟她老爸无关。我在网上也断断续续给大家写过一些，累计起来，不知有多少人读过美兮的故事了，很多人对这些故事哭过、笑过。

身为父母，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快乐成长。可是，太多太多太多的人，把现实的沉重提前压在了孩子稚嫩的双肩上，剥夺了他们很多美好的东西。

孩子需要一个童话童年，家长需要一个没有风险的未来。于是，家长和孩子一直在拔河。由于力量悬殊，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。

送给孩子一个童话童年，不需要家长是富翁，或者是教育专家，撒开手就对了。在快乐指数上，一个穷孩子和小王子、小公主是一样的。

拥有童话童年的孩子，必定身心健康，情感丰富，智力超群，道德高尚，性格宽容，做人大气，能融入任何群体，能适应各种环境，富有幽默细胞和艺术灵感。拥有这样的素质和品格，未来必定大有作为。那时候，我们所担忧的一切也就随之落花流水了，幸福将陪伴他们一直到老。

在本书中，对于如何培养孩子这个问题，我没有提出任何建议，只是在讲述我和女儿的一些生活趣事。不过，其中隐含着我为她建构那个现实的童话世界的过程。我不是最好的工程师，我只是提供了一张个人化的建筑图纸，正确也罢，错误也罢，希望能给你做个参考。

有一点可以肯定：美兮的童年是幸福的。十年之后，二十年之后，三十年之后，四十年之后……我每隔十年都会写一本书，记述她的童话人生。

我希望你的孩子也幸福。（即使你现在还没有孩子，终究有一天你也要做父亲做母亲。）在宁静的夜里，在温馨的灯下，如果美兮的故事能给你和你的孩子带来一些纯美的快乐，一些亲情的感动，一些人生的共鸣；这本书就算有了价值。

愿天下每个孩子都幸福！

周德东 2008年圣诞节



1998·玉兰花满世界盛开

虎

洁白的玉兰花

西安唐都医院，宽敞而安静。

小凯挺着大肚子，被送进了手术室。我在病房里等待，又紧张又激动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躺也不是，走也不是……

九个月来，由于担心对胎儿有不良影响，小凯生病时没有吃过一粒药，并且，天天坚持步行上班，总共要爬上爬下四十层楼的台阶；我也是鞍前马后，成了她的专职厨师——她闻油烟味恶心，我就把煤气罐和炊具搬到了楼下空场，每次做好饭再端回家……

为了便于医生观察胎儿的动态，小凯提前就住进了医院。病房是单间，有孕妇床、陪护床、备用新生儿床，有冰箱和彩电……价格等同于三星级宾馆。后来一个新来的护士这样跟我和小凯搭讪：“你们就是住了一个月院还没生的那家人吧？”

小东西，你还没出生就狠狠“宰”了老爸一刀。接着，又切了老妈一刀——剖腹产。

一个钟头的手术又短暂又漫长。

中午十二点多，蓝衣大夫推着一张轮床，轻轻走进了9号单间病房。小凯身边多了一个花布包，里面包裹着一个崭新的小生命。

是个女孩儿。

她的大姐姐们——窗外那一树树的玉兰花，冰清玉洁，静静开放。树枝上有一对小鸟，它们穿着褐色的毛衣，扎着白色小围脖儿，“唧唧喳喳”

地看热闹。

她好像是一个跟我约了亿万年的人，这辈子，我们终于见了第一面。我陡然变得极不自然，甚至有点手足无措，竟然不敢看她。

大夫鼓励我：“来，看看你的花骨朵吧！”

我鼓足勇气，朝花布包里瞟了一眼，就迅速把眼睛移开了。虽然是惊鸿一瞥，却终生难忘——那张皱巴巴的小脸蛋，非常熟悉，就像哪个轮回中走散的另一个我；又无比陌生，就像哪个轮回中与我素不相识的小凯……

接下来，我设宴感谢那些医护人员。那天，我喝了很多酒。在此之前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石头都压在了我的心上，现在，它们统统被抖落，变成了熠熠闪光的金子，因为，我的爱人、我的女儿都平安！

新生活从1998年3月13日开始了！

那两只小鸟一边观察着室内的小生命，一边小声聊天——

鸟宝宝：“妈妈，这个小孩儿是从哪儿来的？”

鸟妈妈：“是从那个大人的肚子里来的。”

鸟宝宝：“那个大人是谁呢？”

鸟妈妈：“是小孩儿的妈妈呀！”

鸟宝宝：“你说，我是从一个蛋里爬出来的，可是你为什么是我的妈妈呢？”

美得很

小凯的伤口剧痛，压了一个沙袋，不能动弹，只能在床上大小便。

平时，她晕血，在指尖上抽血都会晕厥。手术时流了那么多血，现在，她却笑靥如花……

女儿不了解妈妈的痛苦，出生十几分钟，她就吃力地挺起小脑袋，朝妈妈怀里拱，找奶吃。

吃饱喝足，她的左眼先睁开了，右眼闭着，只用一只左眼滴溜溜地看，或者说“贼溜溜”地看。这个男人是谁呀？这个女人是谁呀？

几天之后，她的右眼也睁开了，世界终于立体起来，她真真切切地看到了窗外蓝盈盈的天，还有大朵大朵的玉兰花。

她脑袋右侧的头发粘在了一起，好像在母腹里专门做了发型；左眼皮上有几个小红点，好像对这个发型很不满意似的——从出生到满月，她一直带着这些滑稽的特征。

那些日子，我不停地从家里往9号病房搬运东西，锅碗瓢盆，薄厚衣物，零七八碎的生活用品……简直就像搬家。

她妈妈不结实，产后的体质更虚弱了。她却十分健康——3.8公斤，哭声响亮。医务人员用陕西话说：“这娃的身体美得很！”

这世界，这人生，统统美得很！

9号病房楼下的墙缝里，住着一只雄蟋蟀，号称唐都医院的“歌王”。

这天晚上，一只雌蟋蟀从门诊楼那片草坪跑过来，找雄蟋蟀签名，半路听到9号病房里的哭声，一下被震撼了。它改变决定，攀上二楼，从窗缝钻进去，跳到新生儿的床头，举着手中的草叶，红着脸说：“偶像，你的歌声太迷人了！能给我签个名吗？”

偶像一边蹬腿一边继续放声“歌唱”，根本不理睬它。

床上的女人欠了欠身子，对这只雌蟋蟀说：“实在抱歉……”

雌蟋蟀说：“你是她的经纪人吗？对我们这些粉丝，她不该耍大牌！”

那个女人笑了笑，说：“她不是不想给你签名，问题是她现在还没有名字，签什么呢？”

历尽沧桑

三天之后，医生给女儿做体检的时候，发现她有点发热，建议她住进小儿科。

就这样，她由二楼的妇产科转到了三楼的小儿科。（嘿嘿，那时候，要说她小儿科就是抬举她了，她的智商和表情，十分妇产科！）

她的住院单是这样填写的：

姓名：小凯之女。年龄：三天。性别：女。婚否：无。工作单位：无……

小儿科住院部里，有十几个婴儿，她的脑袋最大，个头最大，哭声最大。护士还是用陕西话说：“你这娃的身体美得很！”

她扯开嗓门哭，哭得傲气十足，哭得旁若无人，哭得理直气壮，哭得六亲不认。

那几天，爸爸时刻想念你，万分心疼你，天天跑上三楼去看你。护士不允许家长进入，爸爸就给人家送杂志（我主编的《文友》），拉关系……

夜里，住院的婴儿统一喝奶粉。爸爸和妈妈不情愿，于是，妈妈就挤出一瓶奶，让爸爸带着，悄悄来到三楼，向护士求情，给你喝母乳。

你在小儿科的最后一晚，爸爸实在忍不住了，跟护士好说歹说，软磨硬泡，终于把你抱回了爸爸妈妈身边。

你在小儿科天天都打头皮针，前额的头发被剃掉了几块，变得又脏又丑，虽然仅仅几天时间，却是一副“历尽沧桑”的样子……

那只雌蟋蟀四处打探偶像的去向，终于知道她生病了。于是，它衔着世上最小的无根萍，冒险爬到三楼小儿科的窗外，去给偶像献花。

玉兰树和三楼一般高，鸟妈妈正在给鸟宝宝准备晚餐，它瞧见了雌蟋蟀，一下就扑过来。雌蟋蟀慌乱中从三楼摔了下去，正巧掉进墙缝里，一抬头就看到了“歌王”。

雄蟋蟀对它的突然造访很不满意：“你预约了吗？”

雌蟋蟀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抱歉，一只鸟在追我……”

雄蟋蟀好像一点都不畏惧，“腾”一下就钻了出去，两分钟之后，它安然无恙地回来了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它儿子是我的粉丝，它家鸟巢里现在还挂着我的海报呢！我说你是我的女朋友，它就飞走了。”

从此，雌蟋蟀真的做了雄蟋蟀的女朋友。

回家

五天之后，我们回家了。

编辑部派了一辆依维柯，拉回了满满一车生活用品。

想起来真神奇：去医院的时候人数是一对，回来的时候却变成了三个——凭空多了一个小小人儿。

那时候，我家住在西安南郊的青龙小区里，不远就是青龙寺。

家里的空调提前就打开了，房间里暖洋洋的。爸爸是个懒人，那天却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，十分温馨。这是你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家，要给你留个好印象呢。

那幢楼没有电梯，小凯无法行走，不能爬楼，背又背不成，怕挤压伤口。最后，我弟弟大攀提出了一个机智的建议——让小凯坐在一把椅子上，我和大攀像抬轿一样把她抬上了四楼的家。

我抱着你，把每个房间都看了一遍。

你躺在花布包里，好奇地东张西望。

“宝贝，这是咱家的客厅，你将在这里会见你的第一位朋友，不过，眼下他可能还没出生呢。”

“宝贝，这是咱家的厨房，以后，你的早餐午餐晚餐都是从这里制作出来的。当然，现在你还没有牙，喝奶就行啦。”

“宝贝，这是咱家的卧室，你就在这里睡香觉、做美梦。”

“宝贝，这是卫生间，等你长大一点，要在这里便便……”

刚说完，我就感到怀中一热——你尿啦。

家里养了两条小金鱼。一条浅紫色，脑袋上长个大包，叫包头；一条橙黄色，拖着雪白的连衣裙，叫小公主。

包头见你进了屋，立即大叫起来：“嗨嗨嗨！小公主，咱家来了一个陌生的客人！”

小公主说：“你不要一张嘴就咱家咱家的，其实，我们才是客人呢，人家是正宗的小公主！”它一边说一边沉到水底，变得有些忧郁，“以后，你不要再叫我小公主了……”

包头挤了挤小公主，认真地说：“哪天我做一个花布包，把你包起来，你不就是正宗的小公主了吗？”

万穗儿

半年前，我写过一篇文章，希望自己有一个女儿，我想亲眼看看一朵花慢慢长大的过程……

现在，她如约而至。

四、五、六三个月，一直给孩子办户口。

我和小凯的户口都在肇州，为了不再让孩子做“外乡人”，我们花掉两个人半年的工资，把小凯的户口迁到了西安，这样等于把母女俩的户口都解决了。

落户之前，我给孩子起名叫“万穗儿”——她外婆姓万。为什么孩子非得姓周呢？

“万”笔画少，“穗”笔画多，后缀一个“儿”，非常新鲜。叫出来，三个字两个音，朗朗上口。“穗”乃禾本植物的花和果实，比如麦穗、稻穗、谷穗……让人联想到金黄的田野。又是“万岁”的谐音，很调皮。

结果，亲戚们一致把这个名字否决了。

后来，她外婆给她起了个名：周美兮。

金鱼缸里掉进了一根火柴。

包头把它当成了一杆枪，叼在嘴里，威风地游来游去，含混不清地对小公主说：“现在，我就是金枪鱼了！”

婴儿的语言

我在单位上班，经常接到家里的电话，接起来，没人说话，等一会儿，里面传来这样的声音：“咦、哎、呜、喔、噢、啊……”

这是两个月的美兮在学话。她自说自话，煞有介事。

是小凯给她拨通的。

我一边听一边笑得合不拢嘴。

那张小嘴几乎舔到了话筒上，声音娇滴滴、水嫩嫩、脆生生，惹人疼爱。如同一股泉水，从雪山蜿蜒而来，中途不曾被任何人啜饮过，至洁至纯，微微有点甜，涓涓流上我的心头，把那些接踵而来的现实烦恼，乌七八糟的红尘欢愉，冲洗得一干二净。我巴不得水流更大一些，它却始终那么细，撩得人痒痒的。

其实呢，婴儿有婴儿的语言，只是我们听不懂罢了。就像小鸟有小鸟的语言，金鱼有金鱼的语言。

把这段婴儿语翻译一下，也许是这样的意思：“喂！你是那个长着黑黑眉毛的人吗？你怎么没了呀？我很想你呢！”

爸爸也说过婴儿语，可是三十年过去了，早已经忘得一干二净。因此，我在电话那头只是傻乎乎地笑。

不过，通过努力回忆，爸爸终于想起了一句：“嘘嘘”是撒尿的意思。

于是，我们终于有了沟通——你出生之后的第七十一天，我双手端着你，嘴里轻轻说：“嘘……嘘……”你果然“哗哗”地尿了，像个机灵的小宠物。

万万没想到，婴儿语和金鱼语的“撒尿”一词是相同的。一次，我端着美兮“嘘嘘”的时候，小公主以为在说它，立即一动不动，在水中尿了。尿完之后，它才意识到我不是在说它，一下羞红了脸。

喜 兴

我下班回到家，你见了我就笑，小腿还一蹬一蹬的。你认识爸爸了？

你的小嘴儿冒出各种音节：“啊、噢、喔、呜、哎、咦……”

翻译过来，也许是这样的意思：“我认识你呀！你就是总趴在我的脸

上，笑眯眯地看着我的那个人！你叫……妈妈，不对，你叫爸爸！”

你有一张天蓝色的小床，床头挂着几个彩色小动物，一拨拉就滴溜溜地转，它们一转，你就嘻嘻地笑；你还有一只动物音乐盒，鸭子、喜鹊、蜜蜂、黄牛、绵羊、花狗，只要它们一唱歌，你就嘻嘻地笑；你有满世界的清风、阳光、鸟语、花香，一把你抱出去，你就嘻嘻地笑……

你总是笑，很喜兴。

希望你总是这样喜兴，没有一丝忧虑。爸爸的一只手用来奋斗，为你开创幸福的生活；另一只手永远空着，那是留给你的，在你孤独的时候、害怕的时候、想玩的时候，随时都可以握住我。

青龙小区旁边就是刘家村。午后，太阳好极了，爸爸用小车推着美兮出来看世界，带出了那只动物音乐盒，传出鸭子的歌声。一群蚂蚁立即围住了在村头觅食的一只麻鸭子，鼓起掌来。到了河边，爸爸停下来，把动物音乐盒关掉了，想让美兮听听大自然的声音。天地间一下就安静下来，那些盲目崇拜的蚂蚁愣了愣，纷纷走开，一边走一边抱怨道：“哼！原来是假唱！”

“她像个男的！”

一般说来，小公主都很美丽，还有好多好多的漂亮衣服。

你理着一个小光头，实在跟美丽不沾边。不过，我们不灰心，因为你有好多好多的漂亮衣服，至少有一项我们达标啦！

这些衣服，有的是妈妈提前给你买的，有的是亲戚朋友送的，还有一些是我的读者从各地寄来的。

我最喜欢外婆给你买的一条黑趟绒背带灯笼裤，你穿上它，肥肥的，笨笨的，无比可爱。

这一天，爸爸妈妈借助这些漂亮的包装，把你打扮成了一个娇滴滴的小花骨朵，然后，抱着你来到武警医院看朋友。没想到，一个三四岁的小哥哥见了你却说：“她像个男的！”

你依然笑嘻嘻地看着这个小哥哥，慢声慢语地反驳道：“哇、呵、喂、呔、呐……”

翻译过来，也许意思是这样的：这叫另类，小哥哥你懂吗！

老梧桐树下，一只漂亮的七星瓢虫慢腾腾地朝前走，遇到一只黑色甲壳虫。甲壳虫主动上前，嬉皮笑脸地打招呼：“小女生，我们可以交个朋友吗？”

七星瓢虫闷声闷气地说：“看清楚了，我是男的！”

甲壳虫愣了一下，说：“可是……你为什么穿这么一件漂亮的花衣服呢？”

七星瓢虫走过去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老爸老妈这么打扮我，我有啥办法！”

回笼觉

暮春三月。

爸爸最爱睡懒觉了，雷打不动，可是你偏偏醒得早。

湿漉漉的太阳刚刚升起来，半夜喂你奶，把你尿——折腾得很累很累的爸爸妈妈睡得正香，你却在自己的小床上醒了，“咿咿呀呀噢噢喔喔”地说着只有你自己懂的话。

爸爸忍着笑，心甘情愿地爬起来，站在小床边看你。

你看见了我，眼睛就一眯一眯地笑，嘴里继续“呜哩哇啦”地说着各种各样的音节，似乎在跟我交流。你的心情总是那么好，双眼亮莹莹的，没有一点哭闹的意思。

你肯定是不睡懒觉的，从两个月时就养成了早早醒来的习惯。你急着要看看这个新奇的世界。看来，爸爸今后也要改变起居习惯了。为了你，爸爸愿意改变一切。

我上班走的时候，妈妈已经把你抱上大床。妈妈睡着了，你侧身躺在妈妈身旁，小小小小的，也睡着了，回笼觉，那么甜美那么宁静，像一片雪花。

我舍不得走了，贴在你的小脸儿上仔仔细细地看，好像要看清这片六角雪花的每一粒冰晶。我甚至不敢大口喘气，怕你融化了。

小东西，你就是父精母血的结合物吗？

爸爸也有爸爸妈妈，妈妈也有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也有他们的爸爸妈妈……排上去，出现一个巨大的扇形，而你就是一个珍贵的扇坠儿。

前辈那浩繁的人员中，如果有一个人早夭，或者有一桩婚姻发生变化，那么还会有你吗？

生命真偶然，生命真奇妙。

爸爸永远爱你。

刘家村的公鸡在睡梦中被一个声音惊醒——晚了晚了！

它抖了抖翅膀，赶紧打鸣，所有的生灵都醒过来了。

惊醒公鸡的是蚂蚱，其实蚂蚱说的是——完了完了！公鸡迷迷糊糊

听错了。

蚂蚱是在传壁虎的话。刚才，美兮从窗台上做美梦，一只壁虎从天而降，正巧砸在它的身上。壁虎抱着尾巴连声大叫，似乎有什么灾难来临了。

其实壁虎说的是——弯了弯了！

刚才，壁虎正在美兮家的窗台上睡大觉，被一个声音弄醒了，睁开眼，它看见美兮正躺在小床里自说自话——哇呜哇呜！它想换个地方继续睡，不小心从窗台上掉下来，把尾巴摔弯了……

总之呢，美兮的一句婴儿语，提前了一个早晨。

美兮改变了一句俗语

不管美兮怎么哭，只要小凯给她喂奶，她肯定一下就不哭了。

七月的一天，我和小凯出去请朋友玩保龄球，把美兮托付给了门卫刘师傅的儿媳，她从农村来探亲，正在哺乳期。

后来我们听说，美兮睡醒之后，大哭，刘家儿媳立即给她喂奶。美兮停止了哭闹，迷迷瞪瞪伸嘴去吃，可是，她只含了一下那个母亲的奶头，立刻推开，哭得更厉害了……

这孩子多灵敏，多有“气节”！

她才四个月大，却改变了一句俗语——有奶便是娘。她觉得味道不对，马上意识到此人是假冒的妈妈，于是断然拒绝吃奶。

她一直饿着，等我们回来。

传达室的狗刚刚生下三只狗崽儿，同为母亲，它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跑出去找小凯。它东闻闻西嗅嗅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保龄球馆，可是，要进去必须换鞋子，保龄球馆实在找不到它能穿的款式，最后，它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了……

晚上，我和小凯回到家，美兮立即像小猪一样朝小凯的怀里拱去，表情又委屈又急切。

哈哈，“开饭”了！美兮“咕咚咕咚”地吞，差不多吃了平时两倍的量！人家要把落下的那一顿补回来呀。

……不敢想，假如她真的失去妈妈会怎么样。

那是她熟悉的气味，那是她依赖的面孔，那是她生命的源头。

愿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妈妈，哪怕贫穷，哪怕寒冷，统统微不足道，只要在一起。

猜 测

这一天，我和小凯讨论起了美兮的牙齿问题。

她快长牙了，可是，先长一颗吗？不可能，一颗牙，不管是长在上面还是长在下面，都太难看了，跟小妖怪差不多。肯定是两颗一齐长。那么，最初的两颗牙是在上面冒出来，还是在下面冒出来呢？

我说：不可能是上面，跟兔子似的！

小凯说：在下面就好看吗？呵呵，跟个小吸血鬼似的。

我说：总不会从两侧长出来吧？那就成大象了！

美兮张着水汪汪的小嘴，一个人在床上咿咿呀呀地说唱，就是不告诉我们谜底。真吊胃口。

唐都医院。

那只追星的雌蟋蟀仰起脑袋，问树上的鸟妈妈：“你的宝宝先长哪颗牙啊？”

鸟妈妈怒目而视。

雄蟋蟀踢了踢雌蟋蟀，小声说：“鸟类没有牙！哪壶不开提哪壶！”

贴烧饼

美兮七个月的时候，学会了“贴烧饼”——

在床上，大人让她靠墙站立，然后把手松开。她站得直直的，小手平举，满脸笑嘻嘻。只要大人伸出手，她马上就会扑过来紧紧抓住。我把手放在离她一尺远的地方，她不敢扑过来，又很想摆脱危险的“贴烧饼”状态，小屁股粘着墙，努力够我的手，身子颤巍巍地一点点朝前倾斜……终于，她双眼一闭扑倒在床上。

美兮好动。

这似乎是天性，我却觉得跟小凯的“胎教”有关——怀孕期间，小凯一直没有停止运动。

“贴烧饼”这个动作，是美兮继翻身、爬行、坐着之后，十分重大的转折。很快，她就会在这个世界上站立起来，然后行走、奔跑，去追逐她美好的未来。

九年前，我在锡林郭勒放羊。

一只大腹便便的母羊慢下来，远远地落在了羊群的后边。最后，它趴在

了戈壁草原上，沉重地喘息。我走过去，蹲下来观察它。它抬头用那双浅黄色的眼眸望了我一眼，痛苦地叫起来。天寒地冻，羊羔生下来肯定被冻死。我推它，它极不情愿地站起来，扭扭搭搭继续朝前走了。

走了一段路，母羊又趴下了，梗着脖子凄惨地叫。这里离羊圈还远呢。我使劲推它，它再也不起来了。它全身上下都在拼命使劲，圆滚滚的肚子不停地痉挛，四周的枯草都跟着瑟瑟地抖了。

肚子里的小东西并不知道母亲正经受着怎样的折磨，它躲在这个柔软、黑暗、温暖的小世界里，迟迟不肯出来。风越刮越大，围绕着母羊窜来窜去，随时准备着给那个新生命迎头痛击。

过了很久很久，羊羔终于露出头来。

它在热乎乎的鲜血中艰难地挤出了身子，掉在了冰冷的戈壁草原上，“咩咩”地叫，就像婴儿喊妈妈。

母羊如释重负地长舒一口气，安详地回过身，一点点把羊羔身上黏糊的胎衣舔光，羊羔全身湿漉漉的毛很快就干了。它打了个冷战，然后，脆弱的前腿屈着膝，分别转向东南西北……

拜完用贫瘠的水草养育母亲和自己的天地四方，羊羔就生出了一股力量，颤巍巍地立起了弱小的身躯。一阵凛冽的寒风吹过来，几根坚硬的长草伏在了地上。羊羔歪了歪，并没有倒下去。好了，它站起来了！它的四肢很快就会健壮起来，在无疆的荒原上奔跑如飞。

第一次上镜

十一月，陕西电视台给我录制了一个专题片。

这天，编导、摄像、主持人一帮人来到我家，拍一些我创作的镜头。他们在房间里架起了机器，支起了大大小小的灯，场面很“隆重”。

你感到很新奇，笑眯眯地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眼睛都不够使了。

编导说：“周老师，能不能给您的女儿拍几个镜头？”

我说：“好啊。”

编导说：“她不怯场吧？”

我说：“没问题。”

我抱起八个月大的你，说：“周美兮，对着那个摄像机，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！”

你马上兴奋起来，在我怀里不停地朝上蹿，还对着摄像机一下下使劲眯眼笑。